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惡九

宋 王 元 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憂於會中

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

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躄者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無為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為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宜為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為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為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為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為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因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歎歎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為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

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竝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三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行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擬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若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手髑髏深頤頤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為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鱖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說
 說為乎成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道是之謂條
 連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
 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
 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
 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
 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
 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
 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
 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鬪髀擗蓬而指之
 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子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
 際則為龜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蜻蜻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螻蛄蛄投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爾斯爾為食醯順輅生
 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獸膏生乎腐蠶羊奚
 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至人者實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
 死為不死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
 子所以見鬪髀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
 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未嘗死者
 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
 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手
 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
 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樂乎此莊
 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
 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
 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
 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
 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
 生之所無以為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
 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何也然
 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瞻而形必衰。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為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為外篇，此周為書之意也。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為，則道遠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為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歧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歧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擬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火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頽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手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立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數承蜩頽淵之美

操舟也田開之見周成公成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藝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成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成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天生必有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

物近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奠說晁曰汝吳惡死吾將三月禱汝十日戒三日齋藉汝白茅加汝有虎乎彫俎之上則汝

為之手為菹謀曰不知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笑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菹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菹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操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陰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鬻戶內之煩壞雷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癭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棘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齧鼈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垂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為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禔慶削木為錄錄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錄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奪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使之鉤百而反相闔遇之八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舉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慈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夫於聾盲跛塞而比於人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
 或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或
 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宰以饗之奏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欲落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
 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宰九韶之具
 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
 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
 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
 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
 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
 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為無為則歸於虛靜

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此莊子
 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堅子殺厲而烹之堅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厲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肯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
 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為用則
 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
 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
 缺而亦以無用為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
 厲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厲之不能鳴亦
 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為其全材是
 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
 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循先君
 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跡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所以為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如形去度灑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哀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馬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

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為之災而論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況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官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邪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離既球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法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廷也無為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

全生矣此北官奢所以寓之於為經為壇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矜矜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指誓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糝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季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相
 救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損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異日桑季文曰舜之將死其弟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
 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
 柵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僥倖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官角木聲與人聲犖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
 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
 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
 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
 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
 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
 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觀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指彈
 而反走虞人逐而詳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
 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
 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我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
 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忘命命全則
 足以忘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
 能忘物則不能忘命不能忘命則不能全
 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螂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螻蟻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遂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積一

宋 王 元 澤 傳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

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真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為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

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于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

無擇何足以稱之世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